



陈香梅

*The Autobiography
of Anna Chennault*

自传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陈香梅自传

永远的春天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 吴章胜

封面设计 郭宝林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1997—28 号

陈香梅自传

陈香梅著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华宇大厦)

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9.25 印张 190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9—354—0/K·26

定价:18.00 元

出版者前言

她的一半属于中国

1980年,小平同志在接见陈香梅女士时,对在座的美国参议员史蒂芬斯说过这么一段话:“贵国有一百位参议员,可是全世界只有一个陈香梅,而且她也有一半属于我们中国的……”

陈香梅,1925年出生于北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中国接受教育;当日本侵略中国时,她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同胞一起,听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

但是,小平同志强调她的一半属于中国,不只是她的中国血统,她早年在中国受到的教育,她在中国的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的生活,也许更主要的是指她这属于中国的一半对中国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献。至于“全世界只有一个陈香梅”的评语,应该是指这贡献,这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和极其广泛的影响。

确实,陈香梅女士对生她养她的中国的贡献和作用,是独特的,是可观的。

1997年春节后,我们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为探索出版

业进行国际交流的途径,由沈敏特、宋木铎、吴章胜三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代表团访问了美国。我们计划拜访并求教一批知名的海外华人,陈香梅女士当然是主要的对象之一。

经安徽省海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罗芳女士的联系与安排,我们原定在华盛顿拜访陈香梅女士,但她有事逗留香港,届时无法赶回美国,于是又改约我们在返回海口途经香港时见面。她是一个热心又细心的人。我们到达华盛顿,陈香梅女士已指示她的秘书师小姐到机场迎接我们,并准备安排我们在华盛顿的活动。我们一出机场,等候着的师小姐便迎了上来。

3月2日上午,我们在香港帝苑大酒店拜见了陈香梅女士。

虽然在电视和新闻图片中我们看见过她,直接见面却还是第一次。鲜明的印象是:果断、快速、务实。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寒暄,可说是直奔主题。她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也是快速反应。什么事不要做;什么事可以做;要做的事应该注意些什么,她可以提供什么帮助,都干脆明确,毫不含糊。

她那属于中国的一半源自文化上和情感上牢固的联系;反过来,她那属于美国的一半正如她自己曾说:“在华府三十年,异乡异域的情怀,仍是挥之不去”,这就是“心连故土的感受吧”!然而,“心连故土”之情并不止于心,而是全部变成了一桩桩一件件需要花费力气去实做的事情。对某些知名的海外华人,虽在中国接受了很高的礼遇,却并不实实在在的做事,并不实实在在的贡献,她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不以为然的情绪。她的爱是实实在在

的。

也就是这一次，她欣然同意将她的最新自传交由我们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而我们要求出版这本自传是因为：

一、陈香梅女士被称为“世界级的忙人”，她的活动的时间长，空间大；与当代历史的一些关键人物有着频繁而直接的交往。她的自传必然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显示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历史风云变幻的面影。

二、陈香梅女士作为一半美国人，一半中国人，有着极具传奇性的个人经历；她在各种文化碰撞、交融中，凝聚成富有启示性的人生经验和人生哲理。

当然，陈香梅女士的某些政治观点与倾向和我们是不同的，这完全不必讳避。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可以由此听到更多的声音，使我们从中了解在某一个问题上的各种不同的看法，了解这个世界是由各种不同的人组成的。而我们需要了解世界；不认同的事不等于不需要了解的事。

序言宜短，为的是让广大的中国读者尽快进入陈香梅女士自传为大家提供的广阔、丰富的历史空间，从中获得有益的精神营养。

我们确信，广大中国读者能达到这个目的。

1997 年 12 月

序

融合活力与智慧的女子

史东·特蒙

陈香梅女士不仅仅是一位企业经理人,她还是国际贸易方面的顾问,身兼作家、演说家和专栏作家;她融合了活力与智慧,以一位女子的力量,缔造了她个人的事业。此外,由于她具有丰富的文化背景、经验和学历,更使她成为我国考量亚洲事务时的权威。

(本文作者为美国最资深参议员和国会军事委员会主席)

书序

写于《陈香梅自传》出版前

我于1980年12月奉里根总统(他于198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获胜,正式就职典礼是1981年1月20日举行。)之命,接受邓小平先生邀请第一次回到祖国,首站是我的出生地北京。当时北京没有如今这么热闹,车和人也不如现在这么拥挤。一转眼又快二十个年头了,世界全球有数不尽的变化,我的祖国中国也有数不尽的变化,中国在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历经无数考验与挑战,在经济和科技的领域中有了显著的成就,能在国际的竞争中取得了认同,这是可喜的现象,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前,我们对祖国有更多的期盼与祝福。

十多年来我每年三四次自美国到中国各地访问,中国的东南西北都留下了脚印,我对中国沿海各特区的发展固然印象深刻,但对中国西南、西北的一些较落后地区也更关切,我认为这些落后地区的改进第一要务,长远看来该是教育,因此我十年前

就本着抛砖引玉的情怀,鼓励中国教育的发展。我成立了陈香梅教育奖金,每年教师节颁发奖金和奖状给杰出的优秀的教授和教师。这项节目从广州佛山、合肥、上海、武汉、南京、吉林、长春、沈阳到南昌和吉安都有所发展。我还亲自乘火车到湖南的芷江捐款重建日本在湖南芷江宣布投降的原址:受降城,那是 1995 年第二次大战结束 50 年的纪念年。

*

*

*

在今日经贸竞赛的长跑过程中,许多人也注意到一些年轻人对于国事的迷漠,我想这是因为大家对于历史的淡薄,但不知历史又怎能了解国事?对国事无知又如何爱国?这一切岂不是也和教育有关?教师和教授是负责教育下一代的舵手,假如众人轻视这些教育的园丁,那么他们又怎有心情专注教育下一代,为此我呼吁国人尊重教师、关怀教师、奖勉教师。

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我为教师节特地写了一首教师颂,现在广州已把此词作了歌谱,定为教师节歌,沈阳、南昌、吉安、吉林也在唱,这是我无尚的光荣与安慰。

陈香梅于美京华盛顿

1997 年 8 月

作者序

永不止息的学习

读书、写作是我的最爱。可惜一天只有 24 小时，一年只有 365 日，总觉得要做的事太多，而可用的时间又太少。自从两年前受“天下文化”之邀，答应写书之后，我都在忙中偷闲，写下自己的故事，到今年 10 月算是书到成时墨未浓了。

我是在中国对日抗战时成长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北，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七七芦沟桥事变，我仍是小学生，但随着家人逃亡到香港，彼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已有了战火的烙印；珍珠港事变（1941 年 12 月），香港沦陷日手，隔年我又再度流亡到内地，在中国的抗战大后方上学……。这些幼年时代的惨痛经验，虽已历时五六十年，但仍记忆犹新。

开创自己的天空

1980 年我代表里根总统接受邓小平先生的邀请访问北京，

终于踏上睽违三十多年的中国土地，也接受近似国宾和元首之礼的招待。虽然我以陈纳德将军夫人为荣，但我更因能靠自己的努力，创造自己的天空为傲；也更以在白人的天下，无畏无惧地和他们比高下为傲——因为要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真是谈何容易！

在美国我有自己的天地，三十多年来从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卡特总统、里根总统、布什总统和现任的克林顿总统，对我均派有任务；而在美国的参众两院，共和党、民主党的领导们虽然此上彼下，但与我可说大都是相识或是朋友，这是日积月累的辛勤与人缘，也是金钱不一定能够全部买得到的。

先夫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飞虎队对于中国，对于抗日，对于中国空军是有大贡献的。他去世后我也替台湾、替蒋家、替国民党做了许多无需多谈的大事，有人知道，有人记得，有人感激，有人根本一无所知，更有些人根本忘得一干二净。古人说：施恩莫望报，望报莫施恩。我一直以此处理这些不值多讲的往事，为此我更感激台湾对我多年亲密的朋友。

奋力笔耕不停歇

我生于今时今日，历尽了人生的离合悲欢，看尽了世事的沧海桑田，文章的材料随时随地、俯拾即是：无论是家国大事、身旁琐事都可以做大块文章，或是清玩小品。遗憾的是有不少往事我还不能畅所欲言，不少题目也只好暂时不多讨论。写此书时我也

难免有所保留,也更深体会到古人寄情庭园诗酒的心境与衷情。所谓盖棺才能定论,在我看来是非常不公平的,奈何!

这本书是我的第46本书,两年的写作时间,一笔一字都是自己在深夜工作回家后,或是晚上应酬完毕之后,再接再励写出来的东西。

这本书虽然想写的未能尽意,想记的未能尽兴;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言到笔下费猜疑。古人说文穷而后工,这句话大有道理。这个穷字包括了一切,没有自由是穷,没有爱情是穷,没有天才与工力也是穷,没有健康,没有时间更穷,其余身心的苦难之穷就更一言难尽了,更不能一一多述了。

我为了突破这个“穷”,费了不少努力,迎接了不少挑战。现在中国大陆要拍电视和电影《一个女人——陈香梅》,这更使我要不断地用笔,不断地去创作。

近年来中外文坛不断有新秀,有接棒人,这是可喜的现象。出版界能尽心尽力推出好书,大家肯出钱,有钱买书,长时间去读书、看书,这对我们拿笔杆的人该是最大的安慰与鼓励。

陈香梅书斋
华盛顿水门大厦



大陆名雕刻家唐锐鹤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为我塑的雕像。

又在事业的发展上稍有成就，其中过程虽辛苦，一生却值得。



回首来时路，我从豆蔻年华的少女到为人妻、为人母，



我俩走遍世界各处，这是我们一同参观好莱坞片厂。



外子病情不轻，仍坚持与我共度最后的蜜月旅行。



经过几番波折，我们终于走进礼堂，互许一生。



外子陈纳德的画像现在仍挂在美国国防参谋总长的办公楼。

生则长相守，死则同一穴——
这是我和外子陈纳德将军共有的誓言。
我没有一刻离开过他。



一九九四年十月底我和第一夫人希拉克茶叙，相谈甚欢。

肯尼迪总统亲自委任我为「中国难民救济总署主席」，是第一位华裔受命为白宫工作者。



在

美国独自奋斗近四十载，
自肯尼迪总统至克林顿总统

均授与我光荣的头衔与地位。
虽然无职无薪，却表示对我能力的肯定。

今日我还能在华盛顿站得稳，我该感谢尼克松，因为他给我上了重要的政治速成课。

经

过我的坚持、勇敢与忍耐，
终于在白人的世界里挣出一片天地，
也得到无限的荣耀。



我接受美国南卡州国际研究所颁赠的讲师证书。



美国圣约翰大学授与我荣誉博士学位。(右三为赵小兰女士)



一九八〇年和邓小平历史性的会晤，至今令人难忘。
(右为舅父廖承志，左为美参议员史蒂芬斯)

奔

走在台北、北京、华盛顿的我，
经常受到质疑；

有人说我在两边当空中飞人传话，
事实上，如果传话对两岸都有利，那
么传话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不对



我和大陆的政商关系一直不错，这是已九十
高龄的上海汽车大王刘靖基先生。